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八　列傳百二十八

崔慎由 父從 弟安潛 伯父能 能子彥曾 慎由子胤

崔珙 兄琯 弟瑨 璪 璵 球 子涓 璵子澹 澹子遠

盧鈞 盧簡方從新書增　裴休 父肅

楊收 注 兄發 假 弟嚴 子鉅 鐈 嚴子涉

韋保衡　路巖 父羣

夏侯孜　劉瞻

劉瑑　曹確

畢諴　杜審權 子讓能 宏徽 彥林

劉鄴 父三復　豆盧瑑

崔愼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謚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荊州都督謚曰成)祖異位終渠州刺史父從(字子乂)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弟兄採梠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嚴震待以殊禮以父憂(新書母喪)免弟兄廬於父墓手植松栢免喪不應辟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皐開西南夷置兩路運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奏遷判官)後權知邛州州事(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眞盜)及皐薨副使劉闢阻命

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從嬰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以拒闢免盧坦在宣州辟為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朝（為殿中侍御史）累遷吏部員外郎（與胥吏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互賕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九年裴度為中丞奏從為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代為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仗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李翛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條費為功至不治道輴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改給事中數月出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賜紫金魚袋入爲尚書右丞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姦譎入朝二子必非血屬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宏正以路由寃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鎮州於鞠場宣敕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益恭遂按德棣戶口符印而還其年八月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爲中貴傳達意旨欲其賂遺從終不答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

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時內接幾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遏舉奏軍士惕然党項羌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遺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羣羌不敢為盜四年入為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大和三年入為戶部尚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揚府舊有貨麴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筭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六年十月卒於鎮（年七十二下有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昂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愼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强記字量端厚有父風釋褐諸侯府（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大中初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再歷方鎮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朝遷戶部侍郎始愼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爲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加大中大夫兼禮部尚書初愼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愼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爲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曰大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愼由繼美德門承家貴位搢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延

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之化爰加獎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參大柄而周涉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劒南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愼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去之咸通初改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謚曰貞子肩弟安潛

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歷江西觀察使出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

南安潛募人增陣稽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卻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代高駢吏倚駢為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召為太子少師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為副鐸解兵安潛復為少師東都留守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

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謚曰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其獄未嘗不身聽之子梲巇梲景福中爲起居郎巇爲右拾遺梲累官至尚書

從兄能字子才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爲判官元和初爲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爲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卽位弟從居顯列從爲中丞奏以自代召拜將作監長慶四年案本紀在元和十五年長慶四年乃崔植非能也九月出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

子彥曾有幹局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彥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驕命彥曾治之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二人貪猥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阯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傳寂張實王宏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

爲都將尋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迴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達泗口其衆千餘人每將過郡縣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覘人情慮其邀擊既離泗口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厖勛遣吏送狀啓訴以軍士思歸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衆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翼日得兵二千人乃虜奪舟船五千餘艘步卒在船騎軍夾岸鼓譟而進元密發伏邀之爲賊所敗時亡命者歸賊如市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或勸率衆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

人號於衆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不開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龐勛先謁漢高祖廟便入牙城監軍張道謹相見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館收尹戡徐行儉及判官焦璐李棁崔蘊柳泰盧崇嗣温廷皓廷乂新書延範並殺之賊平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翼日賊將趙可立害彥曾有曹君長者說勛曰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彥曾於寢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始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為血署張備筵液蜜為人一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滁水爲花彥曾導淸河灌之鑄石龍首注灡蔽以屋徐人謂壘覆龍於文為龐淸河崔望也為吞噬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爲滎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元稔攻徐

州審中卒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能武城令吝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符官錮破囚鐸潛饋資糧及死爲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

愼由子胥

胥字昌遐新書字垂休乾符二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鎭河中辟爲從事入朝累遷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中歷兵部吏部二侍郎尋以本官崔昭緯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胥爲節度使不得赴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威樹朋黨外結藩帥胥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瑜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遭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瑜以自固而待胥以宗

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昭宗出幸石門胤與同列徐彥若王摶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書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及昭緯以罪誅胤為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幸華州帝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谿之枉黜昭緯之前憲罷胤政事爲吏部尚書會清海無帥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胤既獲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摶發昭緯前事

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擄王摶交結敕使

同危宗社始昭緯死皆王摶等白發其姦摶坐是賜罷內銜憾旣與摶同宰相摶議悉去中官摶不

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郎漏其語於全忠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摶

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

朝廷權政皆歸於己兼領三司使務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官

官側目不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

國季述畏全忠之强不敢殺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

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反正故全忠令大

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諸侯觀釁有

神策巡軍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

判官石戩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胤進位司空新書司徒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

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胤怨帝廢黜不已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新書盧渥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為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迫事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面奏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鑾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

口敕令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覲
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然知
從來青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悞將師
旅遠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挂脅君之過臣今見與
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懸望
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備
還駕昭宗得全忠表怒肴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食
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蠹膺
異渥繼執重權遠萌狂悖之心忽構傾危之計人知不
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

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宏文館大學士
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
食邑五千戶崔胤奕葉公台蟬聯珪組冠歲名升於甲
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可尚朕采於羣議
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小器
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
稱嘗有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猊武以
保其一坊致刁斗遠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
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權利令陳班聚兵事去公朝
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盼之間四方是非繫彼指

呼之際令狐渙姦纖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其聲勢遂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惑朕躬僞行書詔致茲播越職爾之由豈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顯構外兵將圖不軌朕以士庶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卧不來拒召如此況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幸果見兵纏輦轂火照宮闈烟塵漲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於岐陽翠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廬覩此阽危咎將誰執近省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陳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構扇孰測包藏無

功及人爲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繁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搆亂至此仍存大體不謂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初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胤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內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內官但以宮人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宏彥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前求哀請命乃詔胤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胤謀頗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誨等爲劫幸之謀由胤忌嫉之太過也及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爲全忠

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胤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贊其功業三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詔徵胤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疾不赴及帝出鳳翔胤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新書右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胤奏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副使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胤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寖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爲不法朝廷微弱禍始於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內

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於內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又貶陸扆爲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戶韓偓濮州司戶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羣官貶逐者三十餘人惟用裴贄爲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內官既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宮人寵顏等宣事而欺君蠹國所不忍聞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者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沖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班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勢

持類如此胤所悅者闒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夕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殺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由是怒胤初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已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爲辭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令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從之胤毀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將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遣其子宿衛軍

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奕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賓客新書太子少傅尋爲汴軍所殺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光坊第殺胤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日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胤傾險樂禍外示寬宏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樹立門戶一旦終當爲緇郎所壞果如其言世言愼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緇郎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國公初朱全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得胤爲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無如胤之甚也子有鄰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頲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頲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琯字從律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爲尚書郎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爲御史中丞引知雜事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殺李絳命琯平亂褒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爲江陵尹御史大夫荊南節度使八年入爲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眞拜左丞時弟珙爲京兆尹兄弟並居顯列以

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與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琯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氏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茲令名因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盧琯誠明履正粹衍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相受誣㴋堂議法由長孺之道以佑正人微京兆之言

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羣
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遺愛居常
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始終不
渝未陟台階實葉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
左僕射
珙琯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
精吏術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七年正月
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
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
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乃

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京畿旱珙奏滻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

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琯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代珙領使務乃擿摭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召還徙商州刺史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出為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罷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纍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

已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貽謹前朝遠移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揚於右輔為國垣翰適資謀猷近者大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疆宜其率先啓行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以其故老特為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君臣禮分予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

予滑大中四年進士擢第性閑敏為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琪弟瑨璪璵球珦

瑨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

璪開成初爲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爲陝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爲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璪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爲左丞再遷刑部尚書子滔大中初登進士第

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

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遷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侍郎終河東節度使案舊書王龜傳作河中案河東自大中末至咸通遷代歷歷未見有與也疑當從舊書子澹澹舉止秀峙時謂王而冠者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為大龍甲消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位終吏部侍郎澹子遠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

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爲柳燦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家没掖庭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寶厤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爲鳳翔節度判官入朝爲尚書郎子濆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餘人大中已來盛族時推甲等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徙京兆藍田祖炅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祕書正字累佐諸侯府

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
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大和五年遷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歷尚書郎進吏
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
省審駁奏無私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關輔驛
馬疲耗鈞爲市僦馬率二歲
一易自是無乏事其年冬代李從易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梱載而還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槥櫝其家疾病

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又除采金稅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銘功頌德鈞固辭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使或撓之相誘爲亂鈞至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肅清而不相犯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漢水壞襄陽築堤六千步以障漢暴四年誅劉稹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會稹死敕乘馹往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日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

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是冬詔鈞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幄觀之潞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別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至晚撫勞方定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僞卧稍諭拔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遣牙卒五百壯騎自以騎截兵夜邀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詔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大中初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安然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復爲吏部尚書遷檢校

司空入爲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六年復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詔曰河東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山河之靈抱瑚璉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由嶺表而至太原五換節鉞仁聲載路公論猶高藩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彝倫可尚書左僕射鈞踐歷中外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徵謂當輔弼雖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別墅或累日一歸宰臣令狐綯惡之乃罷僕射仍加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 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

鴻暢舉朝咨歎物議以鈞長者罪絪弄權綱懼十一年九月以

鈞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元尹充山南西道

節度使入為太子太師俄檢校司徒為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盧簡方失其系世不卿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為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堅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人開屯田練兵修闕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肅貞元中自常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

山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
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生三子儔休俅
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齓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
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
贄儔者儔俅炰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
日食肉異日何繼無宜改餼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
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諸藩辟召入爲監
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
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
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判使如故卽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自大和已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沈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大紊劉晏之法洎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茶法十二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百二十萬斛更無沈舟之弊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

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 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休在相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宣宗紀大中五年封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潞磁邢洺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復歷荊南咸通初入為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新書無咸通初以下文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性寬惠為官不

尙儉約而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屛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讚唄以爲法樂與尙書紇干泉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爲忤休字冠識（新書宰相世系表作冠儀）亦登進士第休子弢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恪虔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位終寧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德宗時上書闕下）位終濠

州錄事參軍家世爲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爲事因家
于吳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
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
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爲監察轉侍
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宣宗追
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
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等
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
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寔無其文周加太王王
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

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瑯琊王妃薨後已祔瑯琊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告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

比昰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祔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卽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識臣嘗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黙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

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於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郎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歐授太常少卿出爲蘇州

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閩之人美其能政者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卒蠻夏咸怨發以嚴爲理軍亂爲軍人所囚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於治所子乘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爲歌詩歷顯職

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爲從事從覃鎭京口得大理評事入爲監察轉侍御史出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爲常州刺史卒官收與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

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

收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踈眉秀目寡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强記初家寄涔陽甚貧收七歲喪父姑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爲神童兒發戲令詠蛙即曰兎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嬴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勗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旣劘拭有刻在

兩藥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倒出諸調由蘿蔦附灌木然時有安況者世爾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況即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況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族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族夾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族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范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夾之以示況況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遇也

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

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爲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悰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悰領度支以收爲巡官悰罷相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悰移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賦末第收不出衡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兄有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卽審達意於西蜀杜公願復爲參佐悰卽表爲節度判官蜀有可縣直嶲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溉稻或謂悰

計與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嶲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獲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邪乃止馬公乃以收弟嚴爲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爲掌書記墀至鎮而卒悰乃辟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爲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爲太常博士收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爲監察尋丁母喪歸蘇州既除崔鉉罷相鎮淮南以收爲觀察支使

入爲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孜領度支用收爲判官罷職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悰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聯薦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綯用收爲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元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部尚書收以交趾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壯出嶺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始南

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屯兵積粟以餉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收居位稍務華靡頗爲名輩所譏而門吏僮奴倚爲姦利時楊元价弟兄掌機務招來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以爲背已由是傾之八年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爲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尋盡削官封長流驩州

又令內養郭全穆齋詔賜死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爲宰相無狀得死爲幸心所悲者弟兄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塵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臣畎畝下才謬當委任心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頓首死罪臣出自寒門旁無勢援幸逢休運累汚淸資聖獎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輸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迴避禍胎以延俊乂苟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過不合將泉壤之詞上塵天聽伏乞陛

下哀臣愚惷稍綏雷霆臣頃蒙擢在台銜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令刺淅東所有罪愆是臣自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幼更無近親只有弟嚴才力尫悴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殘曲全在陛下宏覆臣無任䰟魄望恩之至以書授使者即仰鴆死全穆復奏懿宗愍然宥嚴判官朱偘常潾閻均族人楊公慶嚴季實楊全益何師元李孟勲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皆配流嶺表後三年詔雪其葬復官爵收子鑒鉅鏻皆登進士第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爲左散騎常侍卒

鏻登第後補集賢校理藍田尉乾寧中累遷尚書郎至戶部尚書

嚴字稟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釋褐諸侯府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郎轉郎中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兄收作相封章請外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罷相貶官嚴坐貶邵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遷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

病卒二子渉注

渉乾符二年登進士第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改吏部尚書輝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渉性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淩微及天祐東遷大事去矣渉爲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向灑泣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誡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爾等渉謙退善處竟以令終

注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員外郎刑部

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輝王纘厤兄涉爲宰相注避嫌辭內職守戶部侍郎

韋保衡者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慤皆進士登第慤字端士大和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亟歷臺閣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終武昌軍節度使卒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傾宮中珍玩以爲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爲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朞年

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爲人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僖宗立進司徒）咸通末淮徐盜起素所怨者發其陰事保衡竟得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賜死弟保乂進士登第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禮戶兵三侍郎學士承旨坐保衡免官（貶賓州司戶參軍）

路巖者字魯瞻陽平冠氏人也祖季登大厯六年登進

士第累辟諸侯府升朝爲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生
三子羣庠單皆登進士第羣字正夫既擢進士又書判
拔萃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
北邊犒宴軍士稱旨累加兵部郎中大和二年遷諫議
大夫以本官充侍講學士四年罷侍講爲翰林學士五
年正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羣精經學善屬文性仁孝
志行貞潔父母歿後終身不茹葷血歷踐臺閣受時君
異寵未嘗以勢位自矜與士友結交榮達如一八年正
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巖
幼聰敏過人父友踐方鎮書幣交辟久之方就數年之

間出入禁署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累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僕射懿宗時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巖既承委遇稍務奢靡頗通賂遺及韋保衡尚公主素惡巖爲人保衡作相假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罷巖知政事以檢校左僕射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措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則曰邊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

結上心嘗鬬武都揚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以有異圖恂恂遂鬬京師○案巖咸通十二年罷相出鎮西川定邊軍乃咸通九年李師望所置十一年竇滂兵敗已廢矣皆在巖未免相前誤未幾

改荊南節度詔令六月下峽赴鎮尋復罷之道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人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殪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獄歷兩郡刺史入爲

給事中子德延

夏侯孜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孜寶歷二年登進士第

釋褐諸侯府累遷婺絳二郡刺史入爲諫議大夫轉給

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

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遷朝議大夫守戶

部侍郎判戶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累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封譙郡侯

俄以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

爲貞陵山陵使坐隧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

初堂史署制仆孜懷中即死不數日孜罷案宰相表咸通元年十月孜出爲西川節度使三年七月復相五年十一月出爲河中節度使據此則出鎭河中事在五年其去咸通元年二月宣宗之葬久矣且宣宗既葬十月爲西川三年復入相不應至五年始坐隧壞也其誤無疑案舊書宣懿二紀孜自大中十二年五月入相至咸通七年十月罷相出爲西川節度使無三年復相五年河中之文十年正月始罷河中節度使分司東都紀欽其自西川移鎭時日耳然孜河中之罷乃追罪其西川失政則自七年鎭西川而至九年近在二年之中故追罪之如新書元年至西川三年復相五年至河中十年始免去西川事幾十年在河中已歷四載其間又復執政不應復追罪也据此非特傳之坐隧壞出鎭河中

之文誤郎表三年復相五年河中疑亦未的也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咸通八年罷相懿宗紀七年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屬南蠻入寇蜀中飢饉軍儲不備蠻陷嶲州蜀川大擾詔移孜爲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九年龐勛據徐州南蠻深入天子懲孜治蜀無政詔曰河中晉絳磁隰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夏侯孜早以文詞遂登科第累更清貫亦有能名東陽推撫俗之能故絳著臨人之稱其後用司風憲寵領藩條皆以公才不孤時選洎掌于經費備歷重難居

然要會之權頗得均平之道錄其績効擢處鈞衡造厤之時亦聞其筭畫沃心之際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藉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帑廪空虛軍資罄竭寇流闔境寇逼連甍雖易帥已來頻移星琯而無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徼障初安瘡痍復覺敷尋事實果驗根由旣乖經濟之源益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予懐是議難處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子坦

劉瞻字幾之彭城人徙桂陽祖升父景瞻大中初進士擢

第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歷佐使府徐商辟署鹽鐵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轉員外郎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新書十一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紹康仲殷等用藥無効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瞻召諫官令上疏無敢極言瞻自上疏曰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蕣花稟氣各異至

如籛鏗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子早亡不爲不賢而
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
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鍾
宸愛痛切追思爰責醫工令從嚴憲然韓宗紹等因緣
藝術備荷寵榮想於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
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
亦可哀矜而差悞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一怒朝
野震驚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悞老幼械繫三百
餘人咸云宗紹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
議此乃禍從天降罪匪已爲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

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且殉宮女而違道四平人而結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寮同深懇激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等使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再貶康州刺史巖等殊未慊按圖覘驩州道萬里仍貶驩州司戸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頗正特

爲競擠舉以爲兗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贍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簹兵部員外郎張顏刑部員外郎崔彥融御史中丞孫瑝等皆坐贍親善貶逐京兆尹溫璋仰藥而卒

劉瑑者字子全彭城人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祖璠父煟瑑開成初進士擢第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悃會昌末累遷

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瑑曰登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十一年五月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

方大驚後請開帝視案上麻謂琢爲厭撐一令曰琢跪曰某日見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琢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速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餘兒罷宰相十二年累加集賢殿大學士俄而琢大病加工部尚書拜郎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琢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藹於當乃止未嘗以顏色借貴近罷相又歷方鎮卒新書紀傳琢皆薨于位舊書罷相又歷方鎮然案懿宗紀咸通時未見琢爲方鎮文疑當從新書

弟項亦登進士第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科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爲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入內署爲學士正拜

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爲兵部侍郎咸通五年紀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確精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

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疋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惟確與中尉西門季元屢論之季元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彥昭奏逐之死於嶺表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罷相舊書本紀新書表皆在十一年案下文以拜罷勛功加太子太師則十一年勛已平矣然案辛讜及

杜審權傳是時浙西乃是審權未詳何從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出師扞龐勛功就加太子太師徙河中卒

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人士榮之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多之稱爲曹畢

畢誠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栩鄆王府司馬生凌凌爲汾州長史生勻爲協律郎世失官爲鹽估勻生誠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母鄭其歿

奪火使乘不肯息既長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慤好古交遊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尚書杜悰鎮許昌辟爲從事悰領度支誠爲巡官悰鎮揚州又從之悰入相誠爲監察轉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悰爲東蜀節度悰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爲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誠入爲戶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明年召爲翰林學士中書舍

入遷刑部侍郎自大中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當作宣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卽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卽用誠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喻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境禦戎以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尙書移鎭澤潞充昭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爲亂誠明賞罰謹斥候復修杷頭七十烽朞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尙書左僕射移授汴

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其年入為戶部尚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誠謹重長於文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子美之

既貴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之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誠亦放之太醫李元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自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帝嬖幸冠後宮元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元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子紹顏知顏登進

士第累歷顯官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佐位終大理正佐生二子元穎元絳元穎穆宗朝宰相絳位終太子賓客絳生二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審權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右拾遺轉左補闕宣宗時入翰林為學士大中初遷司勳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八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其年冬出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懿宗

即位召拜吏部尚書三年新書紀在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拜舊書紀在咸通元年二月此三年誤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新書紀在四年五月舊書紀在五年二月此九年誤罷相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杭常等州觀察使時徐州戍將龐勛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荆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犄角討賊而浙西饋運不絕繼破徐戎賊平召拜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貞白璧沖粹孕靈嶽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

踐歷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幾百輩清切之任無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靜而立名嚴以肅物絕分毫猶已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懷貞方飾躬温茂繕性儉不偪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愠莫見項罷機務鎮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發猛士挫彼賊鋒廣備糗糧助茲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覩文武之全才王導以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之德亦在兵間及駟馬來朝擢居端揆嚴重自處恬曠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蹤尚爾郇瑕之舊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為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極一時之

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德審權清亜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用人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袵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帥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三子讓能彥林宏徽

讓能字羣懿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鐸鎮汴奏爲推官入爲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母憂以孝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鄴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爲監察牛蔚鎮興元奏爲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歷侍御

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以本官判度
支案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
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尋
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
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
戶部侍郎從駕還京加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
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
沙陀逼京師僖宗蒼黃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
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
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

惟讓能獨從翼日孔緯等六七人至邠師攻闕帝幸梁
漢棧道爲石君涉所毁崎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
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
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
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茍免臣之恥也獲
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時朱玫立襄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
六七貢賦道絕朝士纔十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
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讓能首陳大計請以重臣使
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平

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倏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時朝臣受僞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因爭之獲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啟運保乂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戸仍賜鐵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宗郊禮畢進位司徒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戸明年冊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戸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功驕恣會楊復恭走山南茂

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
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
彥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州隸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
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內安
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燮理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
力即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繫朝綱咸由廟算既爲重
任方屬元臣况今國步猶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
草擁荒墟當時萬戸千門霜凝白骨大廈傾欹而未已
沈痾綿息以無餘皆云非賢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眞
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明公捨築入夢投竿爲師踐履

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沈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擁舉干戈阻艱西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居巴賨爲一窟豺狼在梁漢致十年荆棘果聞敗衂尋挫兇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邠州見爲隔絕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閬之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忝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亦包羞於馬牛自詔奇謀信爲獨見伏慮是明公賞凶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姦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

量不自於中書剸割全通於內地雖知深奧罕測津涯
亦聞駭異羣情頗是喧騰衆口其悖戾如此京師百姓
聞茂貞聚兵甲羣情恟恟數千百人守闕門候中尉西
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
百姓爲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
能只在中書調發晝計不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
邠岐爲城社凡讓能出一言即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
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
擁肩輿訴曰岐帥無罪幸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
二相輿中喻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

褰簾熟視又不之識因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是日喪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竄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邇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凌弱卿爲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倔强必欲强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

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況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為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邠鳳結託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盩厔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即日貶為雷州司戶茂貞在

臨皋驛請誅讓能尋賜死時年五十三篤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冤追贈太師子光乂曉以父枉横不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彦林宏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彦林光化中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爲御史中丞宏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閲其文倒屣迎之乃

辟爲從事管記室母亡哀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爲浙西
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
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
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爲
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中復從
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
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負無其比
因賦詩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
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
宏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劉稹澤潞既平朝議

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曰劉從諫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語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稹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誡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

梟音全革而乃激厲兇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賄遺結其羣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況裴問之功効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準法從之三復未幾病卒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

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陝虢署爲團練推官得祕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爲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賜進士第轉尚書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曰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衮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遐荒旣迫衰殘竟歸冥寞其

子煡坐貶象州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棨戟之門遽作荊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沒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宏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累加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僖宗即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爲速親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敘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爲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疾不應俱爲賊所害

豆盧瑑者字希眞河東人新書河南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

郎轉戸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戸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荅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爲盗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初咸通中有治脈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荅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琮與沆皆不得終云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葦中興位亦至宰輔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題之後實富名流

而彥曾屬徐亂之秋肩接李亡之數計則謬矣天可逃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敗名行已飭躬此爲深誡杜氏三世輔相太尉陷於橫流臨難忘身可爲流涕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改節楊子敗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徵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八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九　列傳百二十八

趙隱 祖植 父存約 弟騭 子光逢 光裔 光胤

張裼 子文蔚　李蔚 子渥

崔彥昭　鄭畋 父亞

盧攜　王徽

裴坦 從新書增　從子贄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倉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爲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初

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晏構三軍爲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爲衛尉少卿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卒於鎮子存約滂存約大和三年爲興元從事是時軍亂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絳曰吾爲帥臣去之安往麾存約令逃存約曰荷公厚德獲奉賓階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隱以父懽非禍泣守松檟十

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進方應弓招累爲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新書會昌中擢第累遷郡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戸兵二侍郎領鹽鐵轉運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百戸隱性仁孝與弟隲新書作兄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干親戚既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迓訊而大臣及母之榮無如其比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

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入爲太常卿廣明初轉吏部尚書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

弟隱亦以進士登第大中末與兄隱並踐省閣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御史中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終宣歙觀察使

子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爲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

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黃門爭權衣冠道喪光逢移疾退居洛陽閉關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爲吏部侍郎復爲左丞歷太常卿鼎沒於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

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弟兄對掌內外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立之後光逢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光

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爲宰輔

張裼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裼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守待之不厚裼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別謂裼曰吾餉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裼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疋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䘏也裼累辟太原掌書記大中朝琮爲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召裼爲司勳員外郎判度支尋用爲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

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琮爲韋保衡所構譴逐裼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裼量移入朝爲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冬案本紀四年二月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則三年冬不應除天平也且本紀裼拜天平又在二年七月皆誤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新書紀在五年卒於鎮時年六十四子文蔚濟美貽憲

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爲尚書郎乾寧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紫崔胤擅朝政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用爲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入梁卒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覆試落
籍爲戸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爲陝虢
觀察使父景素大和中進士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
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
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轉郎中
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
侍郎轉尚書右丞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爲
贊唄以旛幢爲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八飯萬僧蔚

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苟融賢
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
自纘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末甚得中臣畧採本朝
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將營大像
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夫寶銰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
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
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每思維實所悲痛至
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
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
益勤王之師況近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

繁必若多費官財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羅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於壠麥爛於場入秋已來亢旱爲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塡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

明君也細無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貫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巳而害人每去巳以全眞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眞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皆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緇流妙崇佛事其爲樂善實邁前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盼鑒昔賢之敷奏則思過半矣

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匡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負扆之明營繕之間稍宜停減優詔嘉之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蘤金鉚之上施復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設繡囊綿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刹珠玉爲帳孔鵓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陛城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刹相望於塗爭以金翠抆飾傳言刹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錫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尋拜京兆尹太常卿

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同輔政罷相（案自太常卿以下至此疑當在下文乾符四年上）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本紀侍郎）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案蔚咸通十四年遷吏部尚書乾符三年入相此云淮南受代誤）四年（疑當作五年）復爲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案懿宗紀咸通九年蔚以吏部侍郎出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從鎮淮南非十四年也僖宗紀乾符二年爲太常卿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五年罷爲東都留守蔚相僖宗非懿宗傳平章事文在宣武軍節度使上誤）六年河東軍亂殺崔季康詔

以邠寧李侃鎮太原軍情不伏以以蔚嘗爲太原從事軍
民懷之八月以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同平章事河東節度
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縮從兄
繪累官至刺史蔚三子渥洵澤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
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
士洵至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新書宰相世系表作玘彥昭大中三
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
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彥
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莅有聲

勳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經緯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鈐之術自臨并部隱若長城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瀝懇同詞備述政能惟恐罷去顧茲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就加檢校

吏部尚書時趙隱高璩知政事與彦昭同年進士薦彦昭長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爲吏部新書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弊而彦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誡曰彦昭歷試有勞僉諧無媿涉於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絕於多歧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涓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克

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眞謂廟謨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
酬勳於黃閣俾正位於紫垣敬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
秉鈞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途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
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
智者囊其大愚不貴及人惟爭自我初誠潤屋尋以危
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辜
惟爾邃自朕心探於人望宣詔旣畢閉門未知來遂奔
車退無私謝獨推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臻實榮
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
當甘言可憚叙往可嗤獎善須明懲姦須銳利於人者

雖難必舉利於已者雖易勿爲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臯夔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韈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

旨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以疾去位
授太子太傅　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
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
科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
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不
調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
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宮
授亞正議大夫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

經略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冤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循州刺史卒畋年十八登進士第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釋褐汴宋節度推官得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爲從事綯去位入朝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擿畋舊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復出爲從事五年入爲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爲翰林學士轉戸部郎中畋

以久羅擯弃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沈風水久換星霜厯外府之[illegible][illegible]渴明庭之禮樂咸逾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閤內對敭去冬蒙擢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日捨盆終覩於青天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爲政疲羸粗息强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

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歿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紬已三年臣則外困賓筵內甘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戶部侍郎龐勛平以本官充承旨畋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既冠禁庭當為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為盛美更異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

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愼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爲介胄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況沈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囚醫工宗族罷相出爲荆南節度使畋草制過爲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跡玷穢爲時棄損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猥竊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

爲美詞逞譎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內徒知報贍欵啞之惠誰思蔑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僞而堅果明同惡相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僖宗即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曰頃者特釐正途權歸邪幸爾畋執心無惑秉節被讒徵復鴛行愈洽人望旣負彌綸之業宜居輔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敕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吏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實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

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僖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荊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屠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絶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寮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探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立

奇功以圖勝擒曰高駢將略無雙淮上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飢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

曩制敕旼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會駢奏南蠻方强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旼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卽抗論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旼前言二人俱徵還拜旼禮部新書吏部尚書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織戎衣給戰士是冬賊陷京師

僖宗出幸畋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泣曰將相悞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蔓畋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報梗澁臨機不能遠稟聖旨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畋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卽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部使至畋召監軍袁敬宗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新書三萬欲

攻鳳翔旼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旼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旼以銳卒數千陳於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測衆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日既晡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仗自潰斬馘萬計斬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旼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卽授旼檢校尚書左新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宏夫爲行軍司馬時畿內諸鎭禁軍尚數萬賊巢汙京師後衆無所歸旼承制

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與之盟誓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懲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郎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緜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

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宏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瑤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昔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勵力於田疇媮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兇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宏道廣指萬方而罪已用百姓以為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虵

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衊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外奕碁而乃竊據宮闈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漬貨財比谿壑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卽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羣雕虎嘯以

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内敗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讐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䋲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兹殘孽不足殄除况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畧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鑾輿避狄莫不指銅駞而背裂望玉壘以䰟銷閒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

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勳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爲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褒蜀危矣宏夫服咸陽以捋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宏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敕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鄭夏兵屯東渭橋尋進位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貸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可之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既半道内懇貿郎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

以王鐸代畋將兵收復畋尋以僕射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機務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成將孫鄴坐贓抵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扞號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與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由裏行至大夫許滿三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與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令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由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

二年冬新書僖宗紀三年五月罷此云二年冬疑

當從新書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給事中凝績為壁州刺史留養從龍州爲龍州刺史詔侍畋就郡養疾甍於郡舍時年五十九新書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後數歲亦卒光啓末李茂貞授鳳翔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爲博野軍小校在奉天畋盡召其軍至岐下以茂貞勤於軍旅甚奇之委以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思畋奬待之恩上表論之曰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瑞應星精祥開月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厥績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羣鵶嘯聚萬蝟鋒攢蒼黃而玉斡省方次第而金門徹鑰九州相望初猶豫以從風百辟

鏦歸半狐疑而委質而敢銜冠怒髮投袂治兵羅劍戟於罇前鍊貔貅於閫外坎牲誓衆釁鼓出師馳羽檄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爲地軸決橫流而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滅竈伐鼓揚旍四兕方侈於獸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建瓴之捷只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是從戎爰承指顧稟三令五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獲居重鎮尋武侯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零何極伏冀特加贈謚以慰泉扃昭宗嘉之詔贈司徒謚曰文昭天復

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朝廷又贈宗楚宏夫官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為員外郎為鄭薰不放省上畋不以為憾及畋作相薰子穀為郎畋特獎拔為給事中列曹待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也子凝績景福中歷刑部戶部侍郎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厤初登進士第應諸府辟召位終郡守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出佐使府被辟浙東府咸通中入朝為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

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新書五年案僖宗紀在元年兩書傳皆誤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新書中書侍郎兼兵部新書刑部尚書宏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翺甥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岧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衮等有將畧用爲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爲都統攜深不悅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爲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

是爾罷之為太子賓客分司六年高駢大將張璘頻破賊攜素待高駢厚常舉可為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攜輔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由是自潼關已東汝陝許鄧汴滑青兗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攜內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攜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決於親吏溫季修新書楊溫李修作二人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璘被殺而許州遂帥潑水兵潰朝廷震懼皆歸罪於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及賊陷潼關罷攜相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是夜仰藥而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為

河南縣尉爲柳璨所殺

新書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鴟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爲秦滅始皇徙關東豪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爲王氏後周同州刺史羆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鳳岐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擇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

超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再遷京兆士曹參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位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徽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戶部侍郎沈詢判度支辟爲巡官宰相徐商領鹽鐵又奏爲參佐特懿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徽性冲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劉瑑哀祈具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汚禁臠

掾於上前言之方免從令狐綯歷宣武淮南兩鎭掌書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難言者必犯顏爭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罷相鎭江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荆南節度判官高湜時持憲綱奏爲侍御史知雜兼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郎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爲姦多有揩改徽白僕射請以墨書遂絕姦吏之弊宰相蕭倣以徽明於吏術尤重之乾符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倣用

徽爲翰林學士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徽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爲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僞命徽示以足折口瘖雖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醫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尋詔徽以本

官充東面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徵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決戰累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尚書右僕射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爲一鎭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鎭之乃授徵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方

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臣聞量才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備歷華資止伏竭誠幸無躁迹六年內署雖叨侍從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況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陳表款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則寢興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微臣負懷

寵之議使上黨破必爭之勢觸潞知難庚無愧於前言
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爲
諸道租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時京師收復之後宮寺
焚燒園陵毀廢故車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爲大明宮留
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徽方治財賦又兼制
置王畿之人大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數年之
間版戸稍葺東內齋閤繕完有序徽拜表請車駕還京
曰昨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峙鎮福地而獨
存王氣龍盤鬱祥煙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遙
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卑宮之儉更凝馭道之

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遵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叨膺重寄閑閤深念拜章累陳窮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効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茲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挂旒聽亟還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臣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訴相繼徽不避權豪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强乃以其黨薛杞爲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徽執

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徽使務以本官徽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宮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徽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徽乃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無罪召拜吏部尚書封瑯琊郡侯食邑千戸徽將赴行在而襄王僭偽邠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徽不能進李煴偽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闕徽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煴將僭號逼內外臣寮署誓狀徽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朱玫既誅天子自褒中還至鳳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車駕還

宮徵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昭宗立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徵神氣尚强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爲姦蠹有重疊補擬者徵從初注授便置手厯一一檢覈人無擁滯內外稱之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新書司空謚曰貞子三人椿樗松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乂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

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娓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所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帷簿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

從了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
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袵故倔稱之爲贊
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
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決斷在於
臨機出奇無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
閭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瞞張輔吳終憖失策彼之賢
俊未免悔尤況盧子昇平代書生素迷軍志只保高駢
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苞藏以至力困黃巢毒流赤縣絕
吭仰藥何所補焉台文氣激壯圖志摅宿憤慷慨誓衆

叱咤臨戎竟扼賊喉以康大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造以鼎職奉親天倫並達積慶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盜梟脫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在席高駢玩寇盧攜保姦聖斷一悞崎嶇劒山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九